



論「知之」一字衆妙之門」

常德

近來有人提倡禪宗，把圭峯宗密禪師講的「知之」一字，象妙之門」，解說爲我人現前一念之知就是佛，唯此「知」是佛，餘二悉非，悟此即可直下承當。此說雖似玄妙，但未免真妄含糊，體用不分。茲分四點，試加闡明：

一、「知」的本意

中國的禪宗自六祖惠能以後，便分有五宗七派，其接機施教或參、或默、或棒、或喝、機鋒嚴峻、啐啄同時。無非是對症下藥，解粘去縛，使人直下承當，徹悟自性。但在荷澤派下的宗門大德，却往往以「知」之一字是象妙之門」來教誡學人，使人就路還家。這裏「知」的本意有明了、覺察、寂照之義，它包含着止觀、靜慮等禪定和慧照的功能。靜即是止，所謂湛湛寂寂，一念不生；慮即是觀：歷歷明明，萬象森羅。因爲我門的心性從無始以來一念不覺，被無明所障蔽；一念妄動，爲生滅所流轉。因此，轉明爲暗，轉靜爲動。自心本是靈明徹照，以至成爲糊糊塗塗之昏暗；本是不生不滅，而今成爲生生滅滅之妄動。所以初心用

功的人，不是昏沉，就是散亂。所謂昏沉，即令心沉沒，暗昧無知；所謂散亂，乃馳逐外緣，流轉不息。這二者都是忘却現前一念靈知，爲蓋障所覆。因此，必須念茲在茲，時時保持覺醒。使正念分明，靜慮不如。若偏於止，即用觀照以提之；倘過於觀，則以寂定以抑之。所謂「惺惺寂寂，寂寂惺惺」，保持現前一念靈知始終不昧。如此止觀雙運，定慧等持，方能由中流入一切智海。由此可見此「知」是指悟證自性，體用一如之「靈知」，而不是依稀彷彿，識情卜度之「妄知」。

二、辨別真妄體用

從「知」的本意看來，如果我們認爲「知」之一字是象妙之門」，即是說當人現前一念之知就是自性，捨此更無其它，那就未免僞侷眞如，顛預佛性，使人難分眞妄，不別聖凡。當知體性空寂，離相離念、離知離覺，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，所謂「離四句、絕百非」；至於相用，則見聞覺知、染淨諸緣，恒沙功德等亦無非自性妙用。所謂「實際理地一塵不染，佛事門中一法不捨」

。若見性人即用顯體、以假明真，則鬱鬱黃花無非般若，青青翠竹盡皆法身；見聞覺知均是佛性作用，起心動念無非海印發光。所謂見色聞聲，無非這個；揚眉瞬目，盡是玄機。但若未明本來，心外取法，認黃花是般若，則般若墮於無情；執翠竹爲法身，則法身同於草木；以見聞覺知爲佛性，則真性菩提成爲凡夫的顛倒知見了！當知法身無象，藉翠竹以成形；般若無知，對黃花而顯相。非這黃花、翠竹就是般若、法身。佛真法身猶如虛空，不生不滅，應物現形如水中月，若迷頭認影，即當面錯過了。

「楞嚴經」中說：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」。一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」。這就說明靈知真見絕諸情見，若有所重所依，一念知見存於心田，則空晦眼迷，癡暗無明。因我們無始以來煩惱習氣充滿識田，由惑造業，故感同分妄見和別業妄見。正因爲「業」之所繫，使見聞覺知壅令隔礙，便爲這業識的「情量」所局。因此，隨其惑業之輕重，才有見大、見小、知苦、知樂之別。必須斷盡同分妄見和別業妄見及見思、無明，無一絲凡情聖解，那才是知見無見、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。真見現前後，即能徹見妄見，正當能見之真見，見於所見之妄見時，真見即離自體中一分妄見。這時的真見，方非帶妄的見精。所以說，真見猶離於見精之自相，見精亦所不能及。既然我們現前猶帶二種妄見。那麼、帶妄則全妄，見真即純真——純真之體，怎麼是我人現前的妄知、妄見所能及呢？因此，若執「知」是佛，即是認假爲真，執用爲體。當知用有染淨，體無變異；隨染緣即入六凡法界，隨淨緣則成四聖法界。譬如河水，若經淨化，即爲清水，可以止渴充飢；倘是污水，則爲毒水，可能致病殺人，而水的濕性始終不變。濕性雖然不變，作用畢竟不同，我們總不能認爲現前這能殺人的毒水，就是水的淨用吧！

唐代南陽慧忠國師說：「若以見聞覺知爲佛性者，淨名不應云，法離見聞覺知。若見聞覺知是，即是見聞覺知，非求法也！……聞佛知見，尚不言菩薩二乘，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

？」世人不悟，只認見聞覺知爲心，爲見聞覺知所覆，所以不顯精明本體，縱使練得身心如虛空，精明湛不搖處，亦不出識陰區宇。如急流水，急流不覺而妄爲恬靜罷了！

「妙法蓮華經」佛告舍利弗：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。」這說明佛之知見，菩薩、二乘尙且不知，所謂初地不知二地下足處，何況凡夫知見？若說心、佛、衆生三無差別，這是僅指理體無差。如礦中有金而礦非即金，必經冶煉後方成，豈可礦金混爲一談？如福州玄沙師備禪師說：「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性，爲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？若瞌睡時不是，爲什麼有昭昭時？這是認賊作子，是生死根本，妄想緣氣，弄精魂漢，瞌睡時既作不得主，生死到來怎生作主？但哄人自哄耳！」針對此病，爲掃除學人的情見，所以南嶽派下即提出不同的看法，說：「知之一字是衆禍之門」，因一有知在，即有所著，毫釐知見未忘，皆爲生死根本。因此，必須直下無心，斷知見，剝情識，叻——的一聲，桶底脫落，光燦燦、活潑潑，那才全體顯現。由此可見，我人現前之知見，均屬妄知、妄見，生滅變異。但妄念雖空而能知見的「能」不滅，此能即是靈知不昧的本體；如如不動的真心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故無法衡量，無可比度。

三、事理圓融

上說心性有體用、事理之分，但究其實際，則非一、非異。從其事相來說：妙用隨緣，應顯萬類，似有染淨形象；而妙體不動，絕諸對待，離一切相，以這不同來看，故說非一。若就理體言：用從體發，用不離體；體能發用，體不離用，以這不相離背來說，故又非異。當知一切事相皆是性的顯現，事相雖殊，其性則一。如明鏡現象，應現萬類，而像不離鏡，鏡亦不離像。因體無形相，非用不顯，性無狀貌，非心不明。起用即是顯體，明心方可見性。性體雖無形象可見，而用必有相，以有相之心，方可體悟無相之體。所以也可以說，相即性、性即相，事理圓融，體

用一如。

「華嚴經」中說：「……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群生前。」翠竹既不出於法界，所以翠竹即是法身。

「般若經」中說：「色無邊故，般若亦無邊。」黃花既不離於色，所以黃花亦即般若。其實我們的思想、工作、創造、乃至今日世界之文明，都是心性的作用。因此，悟性的人，色空不二，自在無礙，隨用而說，不滯是非。若是未見性的人，聽說無情，執無情；說般若，不識般若，那才有種種爭論。我們要見性都可以從這些作用上來見；從事相中去領會不變的理體；從妄想中去認取這知妄的本性。果能一念迴光，識自本源是名明心見性。

四、衆妙之門

所謂「門」即是通達，無壅義。這裏指修行的道路。「楞嚴經」中說：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」。「譬如天王，賜與華屋，雖獲大宅，要因門入」。但若執門爲家，那就非但不知家，且亦不知門了！可見「知之一字是衆妙之門」顯然是指這惺惺寂寂之知，爲能通之門，可通於所通之涅槃。無論是修念佛或參禪，皆不能離此覺知。所以說「知」是各宗修行的妙門，是本體的作用。因我人多生妄習執以成性，喜怒哀樂，微細流注，雖知理體，而此識情難以即斷。所以圭峯宗密禪師說：「識冰池而全水，必借陽氣以銷鎔，悟凡夫即佛，須資法力以熏修。」因此，心須時常覺察，損之又損。如風頓止，波浪漸息，豈可以一生所修便同諸佛之力用？但可認空寂爲理體，勿以妄想爲自心。既知性體無念、無形，還有什麼我相、人相？覺諸相皆空，心念自息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，念起即覺，覺之即無。前念不生，後念不起，即保持此現前一念孤明，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乃至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及種種利生事業，皆任運無間，不離這個，這才是真正的妙莊嚴路，所謂——衆妙之門。

（上接第43頁「虛雲和尚」）

俄而那冰崖上面傳來一陣由遠而近的隱隱雷鳴，那崖邊就起了一陣騷動，冰岩格格地震動碰撞，一些巨冰融脫，飛墜了下來，像坍方崩山般地塌落潭水之中。

「快走呀！」藏人領隊狂喊：「冰山要塌下來啦！」

藏人紛紛鼓噪，爭相牽拉驟馬奔逃，德清也慌忙飛奔不迭！跑了一陣，回頭看時，那潭水已經被冰牆坍下填塞了大半了！

走了兩百多里地，德清仍然抬頭可見南邊高山上面的蜿蜒冰川，遠看，它又是那麼平滑流暢，像瀑流一般了。

從班巴山村走到拉里山城，這一段三百多里路，都是繞着山脈邊緣的山脚羊腸小道行走，這一帶是東西走向的山谷走廊，彎彎曲曲，都在四邊群峯夾峙之下走着，四面山脈頂上都有巨大的冰河，遠看好像是天上的纖羽狀的白雲之群。

拉里是這三四百里內唯一的山村，座落於北面山坡，有幾百戶藏人，打獵爲生，又種植些玉米高粱，山巔頂上盤據着兩三條巨大冰河，望向南邊，又是高山，上面也有冰河，實際上是三面高山冰河夾峙，底下婉流着一條細小河流，拉里山村好像是在牆脚的小小蟻巢。

藏人對德清說：「這是最後的山口，從這裏走出隘口下山，就到高原地帶，一路到拉薩都是比較好走的路了。」

商隊在拉里聚會了各地商陳，開始下山，那山坡陡直，好像是峭壁一般，商隊人畜小心走下，碎石散沙在他們腳底鬆脫滾滾流瀉。德清從高處俯望，只見前隊的人畜數百，已經走到義安江面，涉水而渡，在那萬尺高山四面俯臨之下，那義安江細窄如帶，大山斷崖的巖石裂紋重疊，飛懸在江面上空，巖上的積雪岌岌欲墜，那些商旅，驟馬，駱駝，細小如蟻隊，在這磅礴宏偉無比的巨大萬尺高山相形之下，生命是多麼渺小啊！

領隊吩咐下來：「不准揚聲！連咳嗽也要忍住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德清問。

（未完）